

美国悬念小说译丛

西德尼·谢尔顿
(Sidney Sheldon) 著

杨荔 (译)

全美最畅销小说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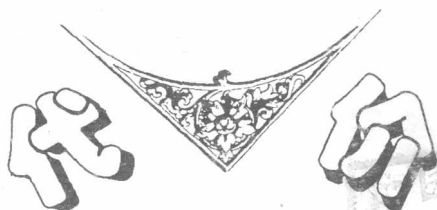
代价

炸弹，刺杀
最惨烈，最血腥
一场暗地里进行的战争

人民出版社



· 美国悬念小说译丛 ·



西德尼·谢尔顿 著
杨荔 译



I 712.4/089



长春工大 B0343498

甘肃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六月·兰州

责任编辑:杨 述

封面设计:星宇工作室

·美国悬念小说译丛·

代 价

西德尼·谢尔顿(美) 著

杨 荔 译

*

甘肃人民出版社

(兰州市第一新村 81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七二二六工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 字数:351 千字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5000 册

ISBN7-226-01365-7/I·345

定价:21.00 元

西班牙 潘普隆纳 一九七六年

(如果计划出了纰漏，我们就死定了!)

他把整个计划在心中做最后一次的思索、探究、试验，想找出漏洞，但是找不出任何瑕疵，这是一项大胆而细密的计划，整个过程必须分秒不差。因此，如果计划成功了，将必定是一项惊人的事迹，足可媲美伟大的西班牙英雄艾尔·西得；但是如果失败的话……。

(好了，担心的时刻已经过去了!)

何米罗冷静的思索着。

(现在是该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何米罗是个传奇人物，对于居住在庇里牛斯山的巴斯克人而言，他是英雄，然而却是西班牙政府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他身高六尺，有张坚毅不拔、思路敏捷的脸庞，一副强壮的体格和一对深沉的黑眼睛。亲眼目睹过他的人，都喜欢将他形象得比实际还高、还黑、还勇猛。他的内心并不象他的外表一般单纯，他既是个深知危机四伏的现实主义者，又是个可以随时为信仰而牺牲的浪漫主义者。

潘普隆纳全市已陷入了疯狂状态。因为今天是奔牛活动的最后清晨时刻，也就是每年七月七日到七月十四日所举行的圣费尔

明节庆典活动之一。三万名观光客从世界各地蜂拥而至，有些人只是为了观赏惊险的蛮牛狂奔景象，有些人则为了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想要亲自跑在横冲直撞的牛群前。

各饭店房间早就被预订一空，纳瓦拉大学的学生在一般百姓住家门口、银行大厅、车厢、公共广场，甚至大街上和人行道上打地铺。

咖啡店和饭店的窗口旁挤满了观光客，争相观看喧闹不止、五彩缤纷的混凝纸糊制而成的巨人游行队伍，聆听行进乐队的演奏。参加游行队伍的人群身穿紫罗兰色的斗篷，头戴绿色、暗红或金色的头巾涌过街道，放眼望去宛如一条七彩河流。沿着电车轨道旁的木杆和电线引燃的爆竹巨响，更增添了喧闹及混乱的气氛。

群众是为了观赏傍晚的斗牛比赛而来，但最壮观的活动则是清晨的奔牛景象，这些牛群也正是晚上斗牛表演节目的主角。

前一天晚上的十一点五十分，在阴暗的街底，牛群被赶出盖斯栅栏，经过桥梁，跨过河流，来到圣多明哥街底的畜栏里，关起来过夜。到了第二天早上，牛群被释放出来，沿着窄小的圣多明哥街道向前狂奔。街上的每一转角处都设有木头路障围起来，将狭窄的圣多明哥街道层层保护在围栏里。牛群狂奔的目标是在街道另一端的海明威广场。广场上另外还设有畜栏，冲过圣多明哥街之后，狂奔的牛群将关在畜栏内等待傍晚的斗牛表演时出场。

从午夜到翌日清晨六点，观光客通宵达旦的饮酒、唱歌、做爱，兴奋得睡不着。想参加奔牛活动的人，则在头上系一条圣费尔明节特有的红围巾。

清晨五时四十五分，乐队开始环绕市区，演奏纳瓦拉省鼓舞士气的独特音乐。七点，射向高空的冲天炮宣告畜栏大门已开。喧闹沸腾的群众热切期盼着，几分钟之后，第二枚冲天炮射出，这是警告全城群众牛群正在狂奔的信号。

紧接着映入眼帘的是一幅令人永难忘怀的壮观场面。首先只听见一阵若有若无的声响，接着远处传来模糊不清的风声，几乎不易察觉，然后声音愈来愈大，最后暴发为撞击地面轰轰作响的牛蹄声。这时候，在一瞬间突然出现了十二头体型壮硕、勇猛无比的巨牛，每一头牛起码都重达七百公斤以上。狂奔的牛群踩着轰隆巨响沿着圣多明哥街道往前直冲，就象一长列即将致人于死地的急行列车。在每处十字路口角落上的木头路障内，都挤满了数百位急切、紧张、热血贲顶的年轻人，他们都想以亲身面对发狂的牛群来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

震耳欲聋的牛群自街道远处尽头奔驰而来，穿过埃斯特拉费塔街及哈维尔街；经过药房、服饰店和水果市场，一路狂奔到海明威广场。一阵阵嘶声呐喊的喝采声，从热切的围观者中传了出来。当牛群冲撞的更近时，人群为了走避尖锐的牛角和致命的牛蹄，因而场面大乱。众人此刻突然了解到死亡就迫在眼前，一些参与者因为害怕而窜躲到沿街住户的门口或建筑物的太平门内以策安全。而围观的群众也趁势高喊“胆小鬼”，好嘲笑这些四处流窜的人。少数人在牛群蹬足狂奔的街道上跌倒，但是都被旁人迅速拉到安全地带避开危险。

观众群中一个小男孩和他的祖父在路障后面，屏息观赏几尺之遥的惊险奇景。

“你看！他们……”老人惊呼大叫：“真了不起！”

“我怕！”小男孩全身发抖说着。

老人揽住男孩说：

“是的，马若罗。它的确很可怕，但也很精彩。我曾和牛群一同奔跑过，没有任何事可以和它相比。和死亡搏斗来考验自己，可以让你感觉到这样才象是个真正的男人。”

依照惯例，牛群沿圣多明哥街狂奔八百公尺到竞技场大约要花两分钟的时间，此时，牛群应该已经安全关进畜栏中，而且第三枚冲天炮应该也已发射升空了。但是，这一天，第三枚冲天炮并未发射，因为中途发生一件意外。这是潘普隆纳奔牛活动四百年历史以来前所未见的意外。

当牛群奔驰至狭窄的街道上时，六个穿五彩缤纷节庆服饰的男子不知道为什么移开了木头路障；在一阵推拉混乱之中，牛群并未按预定的路线奔跑，反而奔向路障缺口，窜进原先被隔开的街道，而在市中心为所欲为的盲撞。

前一刻还是快乐的庆祝活动，顿时却转变为一场梦魇。发狂的牛群冲进目瞪口呆的观众群之中，而小男孩和他的祖父不幸成了最早丧命的一群人，当时他们被横冲直撞的牛群撞倒并且任意践踏。发狂的牛角后来又刺进婴儿车，当场刺死了一名婴儿，并将婴儿的母亲撞倒在地踩死。市区里到处传出死讯，不断有尸体被抛到半天高。牛群冲撞无助的旁观者，撞倒妇女和孩童。它们发了疯似的继续用长而致命的牛角刺向行人、饮食摊、雕像，横扫不幸位于它们跑道上的任何阻碍物。人们恐怖得高声尖叫，拼命想逃离致命巨兽狂奔的路径。

这时候，一辆鲜红的卡车突然出现在牛群跑道上的另一端，于是牛群便将目标转向那辆鲜红的卡车，往埃斯特瑞拉街冲过去。这条街正好就通往潘普隆纳监狱。

监狱的外貌恐怖冷峻，是一栋两层楼的石材建筑，窗口上都嵌进了厚重的铁条栏。建筑物的四个角落都设有一座角楼，红黄相间的西班牙国旗在门口飘扬。通过一扇大门爬上二楼，就可以看到里面一间一间排成一排的囚室，里面关的都是死刑犯。

监狱内的二楼走廊上，一位身穿西班牙国家武装警察制服的

粗壮守卫，正引领一位穿着普通黑袍的神父前进。警察肩上垂下一挺轻型自动步枪。

守卫注意到了神父看见武器时所露出的疑惑眼神，于是说道：“在这里不得不小心，神父。这层楼关的全都是世界上的人渣。”

守卫示意要神父走过金属探测门，就象机场通关使用的那种。

“抱歉，神父，这是规定……”

“当然，孩子。”

当神父正要通过安全检查入口时，尖锐的警铃突然响遍了走廊，守卫立刻本能的握紧武器。

神父回头向守卫微笑。

“是我的错。”他说，然后从脖子上的银项链上取下一个重金属十字架交给守卫。当他再度通过时，探测器悄然无声，守卫递还神父十字架，两人继续走向监狱深处。

在靠近囚室的走廊时，有一股恶臭袭来。

守卫以冷静的语气说：

“你知道吗？在这里只会浪费你的时间，神父。这些禽兽根本就没有灵魂可救。”

“但是，我们必须尝试看看，孩子。”

守际摇头说：

“我告诉你，地狱之门正等着欢迎他们两个人的光临。”

神父表情惊讶的看着守卫。

“两个？但是你们告诉我有三个需要忏悔。”

守卫耸耸肩膀说：

“我们帮你省了一些时间。沙默拉今天早上死在医务室里，心脏病。”

两人走到最里面的两间囚室。

“到了，神父。”

守卫打开铁门。当神父进入囚室后，他谨慎的退回原处，接着把门关上，在走廊中央保持警戒以防出状况。

神们走向躺在肮脏监狱床上的身影。

“你叫什么名字？孩子？”

“瑞卡多·米拉多。”

神父低头盯着他瞧，但因为光线不足，所以很难看清此人的长相。他的脸肿大，皮开肉绽，眼睛几乎是闭上的。透过厚厚的嘴唇，囚犯说：

“很高兴你能前来，神父。”

神父回应道：

“拯救你是教会的责任，孩子。”

“他们今天早上就要把我吊死？”

神父温和的拍拍他的肩膀。

“你已经被判绞刑了。”

瑞卡多·米拉多抬头盯着神父，大喊：

“不！”

“我很遗憾。是总理亲自下达的命令。”

神父将手放在囚犯的头上吟唱：

“上帝，求你垂怜……”

瑞卡多·米拉多在一旁低语：

“我在思想、言语及行为上犯了许多罪过，我用全心悔悟我所有的罪。”

“恳求天父拯救你的灵魂。以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守卫在囚室外听见这些话，心中想：

（真愚蠢，只不过是浪费时间罢了！上帝会向那个人的眼睛吐

口水!)

神父的仪式已经结束。

“再见了，孩子。愿上帝在平静中接收你的灵魂。”

神父走向囚室铁门，守卫打开它，向后退，将枪口瞄向囚犯。当铁门再度锁上之后，守卫便移到隔壁的囚室，打开铁门。

“请进吧！神父。”

神父踏进第二间囚室。里面的那个人也同样遭到严厉的拷打。神父看着他好一会儿。

“你叫什么名字，孩子？”

“费力克·卡皮欧。”

他肌肉结实，留了一口胡子，脸颊上有鲜明、青灰的疤痕，即使胡子也无法掩盖。

“我并不怕死，神父。”

“那很好，孩子。到最后所有人都不免一死。”

当神父正在聆听卡皮欧的告解时，远处传来波波的声音，起初很沉闷，接下来变得愈来愈大声，最后竟然震撼了整栋建筑物。那是轰轰作响的牛蹄巨响辊上狂奔群众的尖叫喊吼。守卫听了不自觉吃了一惊。这时候，乱声鼎沸的巨响更接近了。

“你最好快点，神父。外面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就结束了。”

守卫迅速打开囚室铁门，神父跨出牢房到走廊上，守卫立刻将铁门锁上。此刻，监狱前方正好又传来轰然巨响。守卫从窄小的铁格窗向外张望。

“究竟是什么声音？”

神父说：

“听起来好象有人想当我们的听众，我可以借用一下吗？”

“借什么？”

“你的武器，谢谢。”

神父口中边说边靠近守卫，不声不响的推开颈上大十字架的帽盖，里面暗藏了一把外形邪恶的细长尖刀。一个箭步，神父早将这把尖刀刺进守卫的胸膛里了。

“你瞧，孩子。”

当他从垂死的守卫手臂中扯出自动枪时，低声说道：

“上帝和我决定你不再需要这个武器了！以天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

何米罗虔诚的在胸前划十字。

守卫啞铛一声跌在水泥地板上。何米罗从他身上取出钥匙，迅速打开两个囚室房门。大街上传来的声音愈来愈大。

“快走！”何米罗在一旁催促。

瑞卡多接过自动步枪。

“你装神父装得还真象，几乎让我信以为真。”

他试着用肿胀的嘴巴微笑。

“你们两个也被整得太惨了！别担心，他们会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

何米罗双手环抱两个人，肩扶着他们步下走廊。

“沙默拉怎么了？”

“被这里的守卫打死了，我们听见他的惨叫声。后来他们带他到医务室去，说什么他是死于心脏病。”

在他们面前有一道上锁铁门。

“在这里等着，”何米罗说。他走近过去，对门外的守卫说：

“我是神父，仪式结束了。”

守卫打开铁门。

“最好快点，神父。外面正在骚动……”

话未说完，何米罗已一刀捅进去，鲜血从守卫口中喷出。

何米罗向两人示意。

“跟我来。”

费力克斯·卡皮欧拾起守卫的枪，他们急忙奔下楼去。

监狱外呈现的是一片混乱原地狱景象。警察在附近疲于奔命，他们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是一味想要制止监狱前的广场上想逃离疯狂牛群而发出尖叫的混乱群众。其中一头牛冲向建筑物的前方，撞碎石块砌成的入口处，另一头则撕裂地上一名身穿制服的守卫身躯。

一辆红色卡车来到监狱前广场，引擎未息。混乱中，三个男子在不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展开行动。即使有人注意到他们逃跑，也因自己忙于逃命而无暇顾及他。

当何米罗和其他二人不发一语跳上卡车货台之后，卡车便加快速度，从拥挤街道上撞开疯狂的行人扬长而去。

身穿绿色制服与黑色漆皮帽，兼任地方守卫任务的治安警卫队的队员们，试图控制眼前已隐入歇斯底里状态的群众，但却徒然无功。

驻扎在地方的西班牙国家武装警察，面对这种疯狂的景象时也无能为力。人们拼命挣扎、四处逃窜，试图避开愤怒的牛群。事实上，牛群的危险还不及人们急于逃命时彼此的践踏。老人和妇女最无辜了，他们大都被人潮推倒，成了奔跑群众脚下的牺牲品。

何米罗满怀失望与沮丧，眺望眼前的恐怖的奇景。

（这并不在我的计划中。）

他无奈的看着眼前无辜遇难群众的悲剧发生，却无法阻止它。他闭上眼睛，不再看那些为之鼻酸的景象。

“我们要去哪里？何米罗？”

瑞卡多·米拉多街道。

“托雷村外有间安全的屋子。我们在那里待到天黑再继续走。”
费力克斯·卡皮欧痛苦的蜷缩成一团。

何米罗看着他，脸上充满了同情。于是安慰道：

“就快到了，我的朋友。”

但是，他无法将潘普隆纳刚才那幕恐怖的景象从脑海中抹去。

三十分钟后，卡车已来到托雷这个小村庄。为了避人耳目，他们沿着小村边缘迂回通过，来到山中一栋孤立的屋子。何米罗扶着两人从红色卡车后车台下来。

“午夜十二点再来接你们。”

司机说道。于是何米罗回答：

“帮他们找个医生来。对了，好好处理这辆卡车。”

三人走进屋里。虽然只是一间农舍，便是却很舒适。客厅中有一座壁炉，屋顶下方有一根大梁，酝酿出一股温暖的气氛。桌上有张便条纸，何米罗看了一眼，然后以欢迎的语气微笑念道：“我家就是你家。”吧台上备有几瓶葡萄酒，何米罗为其他二人斟酒。

瑞卡多说：

“真不知该如何感谢你，我的朋友，干杯！”

何米罗举起酒杯。

“向自由致敬。”

一阵金丝雀的啁啾声，突然从屋里一只鸟笼传来，何米罗走近鸟笼，将脸凑过去。看着小鸟疯了似的鼓动翅膀，于是他立刻打开鸟笼，轻轻抓起小鸟，小心谨慎的来到一扇开启的窗边。他说：

“飞吧！鸟儿，生而自由！”

二

马德里

里欧波多·马丁尼兹总理涨红了脸勃然大怒。这个身材短小、戴着一副眼镜的男子，全身正因愤怒而颤抖。

“一定要把何米罗给我逮回来！”总理怒吼的声音在屋子里回响。

“你们到底听懂了没有？”他瞪视着集合在这屋里的六个男子，然后继续怒吼道：

“我们只不过是在追捕一个恐怖分子，结果动用了所有的军队和所有警力，到最后却连个影子都没看到！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会议在蒙克罗宫举行，这是总理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就位于距离马德里市中心五公里外的嘉里西亚高速公路旁。建筑物本身是以绿砖建造，设有锻铁阳台和绿色窗户遮蓬，每个角落都有守卫塔。

这一天，既酷热又干燥，窗口向外望去，目力所及全是一排排升起的热浪，就象晃动般的鬼魂军队。

“何米罗昨天把整个潘普隆纳市变成一座战场。”

马丁尼兹总理握拳击桌，砰了一声。

“他谋杀了两名监狱守卫，偷偷带走两名恐怖分子逃出监狱。唉！多少无辜的老百姓被他驱乱的发狂牛群杀死。可怜啊！”一阵

静默，无人吭声。

当他就任总理职位时，曾夸下海口：

“我上任的首要工作，就是终止这些分离主义分子的暴行。马德里是个大熔炉，任何人到了这里，无论是安达鲁西亚人、巴斯克人、加泰隆尼亚人或嘉里西亚人，全都是西班牙人。”

他太乐观了，而现实却是严酷的。狂热激进的巴斯克独立主义者的战争并未因此而冷却。地下组织 ETA (Euzkadi Ta Azkatas-una；西班牙巴斯克族主义运动的核心组织)的恐怖分子，接连干下了一件件爆炸事件、银行抢劫，并且还不断煽动各地展开规模的示威游行。

坐在总理右邻的男子，开始平静的说道：

“基于责任，我一定会把他揪出来。”

说话的人是罗曼·阿克卡上校，GOE，特种部队的首领，这个组织是专为追辑巴斯克恐怖分子而组成的。阿克卡六十五岁，身材高大，在留有一大块疤痕的脸上，镶了一对冷峻寒酷的眼睛。内战期间，他曾是佛郎西斯哥·佛郎哥将军手下的一名年轻军官。直到今日，他仍然狂热的服膺佛朗哥的哲学：“我们只对上帝和历史负责。”

阿克卡上校是一位杰出的军官，他曾是佛朗哥将军最信任的副官之一。上校怀念过去严厉的纪律。在那个时代，凡是对信念有所怀疑或是不遵守规定者，立刻就会遭到处分。他曾经经历过内战的混乱；当时的右翼集团包括拥皇派、叛军将领、大地主、教会当权者，加上法西斯集团的长枪党，他们都是同一派人马，与人民战线政府相互对立；而亲政府的集团则包括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另外再加上巴斯克和加泰隆尼亚的分离主义者。

那是一段弥漫着毁灭和杀戮的恐怖时期，也是一场充满疯狂

行径的战场。大量军队与军备不断从世界各国转运进来，分别支援叛军与政府军，支援国一共有十二个国家。但是，这一切的冲突，到最后却只留下令人心生恐惧的死亡数目。而现在，巴斯克人又重新展开战斗和杀戮了。

阿克卡上校率领的特种部队，是一群经过特别挑选、训练有素、行动有效率、残忍、反恐怖主义的中坚干部。他的人都属于掩饰身份的地下工作者，因为害怕受到报复，他们的资料总是付诸阙如，既无照片也无档案可寻。

（如果世界上谁有能力阻止何米罗的话，那就非阿克卡上校莫属。）

总理在心中如些思索。但是，另一个头痛的问题是：

（谁能阻止阿克卡？）

命令阿克卡上校接受此一任务并非马丁尼兹总理的主意。马丁尼兹曾经在半夜里从私人电话上接到一通电话。他立刻就认出是谁的声音了。

“何米罗和他手下的恐怖活动，严重影响了我们。我们建议你任命阿克卡负责 GOE。清楚了吗？”

“是的，我知道了。立刻照办。”话一说完，对方立刻挂断电话。

声音是来自一位属于“欧普斯慕多”这个秘密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是由银行家、律师、大型企业领导者，以及高层政治人物所组成。根据谣传指出，该组织有一笔庞大的资金供其支配，但对于金钱的来源及使用方式始终是个谜。针对此事若过问太多，只会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马丁尼兹总理听从电话中的指示，赋予阿克卡目前身负的任务。岂知，当阿克卡上校接到了正式命令之后，阿克卡上校就立

刻摇身一变而成为自负狂妄的激进份子。

他的特种部队 GOE，成了西班牙恐怖政治的羽翼。总理想起了一件事：曾经有一次阿克卡上校的手下在潘普隆纳闹市附近逮捕到一名巴斯克恐怖分子，按当地律法规定，凡是恐怖分子都须接受绞刑的处分。但是，阿克卡认为这种惩罚方式太便宜罪犯了，因此他坚持主张采用“加洛提”这种绞刑。

“加洛提”是一种西班牙古代极为残忍的绞刑机，套在死刑犯脖子上的旋转铁圈上另外装有螺丝，当行刑者缓缓旋转螺丝时，人犯脖子上的铁圈就会慢慢紧缩，先是压碎背骨，接着再抓断脊髓，是一种毫无人性的残虐道具。

在阿克卡的眼中，何米罗是头号大恶不赦的敌人。

“我要取下他的首级！只要割下他的头，巴斯克族的行动就灭亡了。”

阿克卡信誓旦旦说道。而在一旁的总理却在心中暗暗嘀咕：
(吹牛大王！)

虽然他必须承认这番话是事实。何米罗是个深具群众魅力的领导者，而且愿意对自己的信念献上性命，是个危险人物。

马西尼兹总理以他独特的嗅觉暗道：

(阿克卡上校难道不也是个危险人物吗?)

内政部长这时候开口了：

“但是，阁下，无人能预知潘普隆纳会发生什么事，而且何米罗这个人的性格……”

“我不想知道这家伙的性格，”

总理怒道：

“我要知道的是他人在哪里！”他转向阿克卡上校。

“我正派人追踪他。”上校说。他的声音让整个房间袭来一股寒意，然后又接着说：